



# 黑白男女

## 第十七章 把错事做对(上)

(上接10月9日A14版)

母亲刚从卫君梅家里走出来，蒋志方就知道了。

不是卫君梅告诉蒋志方的。卫君梅已把手机关掉，从今以后，蒋志方送给她的手机她可能再也不会打开了，让手机处于永久关闭状态。是蒋志方亲眼看见母亲从卫君梅家里走了出来。他还看见卫君梅扶着母亲的一只胳膊，一再请母亲慢点儿，小心路滑。蒋志方是无意中看见母亲的。

心里装着卫君梅，蒋志方愿意到卫君梅的家门口走一走，站一站。有时他走着，走着，不知不觉就走到卫君梅的家门口去了。他不一定非要走进卫君梅的家，不一定非要和卫君梅说话，只要在门外不远处看看卫君梅的身影，听听卫君梅说话的声音，他心里就很踏实，很愉悦，很满足。他对自己并不是很理解，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了这种样子。可他有些管不住自己似的，一天两天看不见卫君梅，他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好像失去了依托。对卫君梅的爱恋和追求，他还没有对母亲说。他迟早会对母亲说，只是时机还不太成熟。他想等事情有了一些眉目，才正式向母亲汇报。要是汇报得早了，会于事无补。他了解母亲对他的期望，母亲是不会同意他追求卫君梅的。但从母亲的言谈话语中，他隐隐约约听出，母亲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信息。

在找对象的事情上，母亲曾征求过他的意见，问他是自己谈呢，还是托人给他介绍呢？他的回答是，他自己谈。母亲说，自己谈当然可以，现在恋爱自由嘛！不过呢，最好是找个差不多的。

差不多？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？差不多算多？差不多算少呢？

母亲作了补充，等于把标准说了出来。母亲说，一般来说，男青年找对象要找一个比自己小的，不要找比自己大的。

蒋志方听母亲这样一说，就听出了母亲话后面的话，就听出了话的针对性。他在心里说：哪里规定男的一定要比女的大呢，女的大一点有什么不好呢！这些话他不敢说出来。

还有一次，母亲对他提起了他的父亲，说他父亲很注重蒋家的传宗接代，能不能把蒋家这一支的香火延续下去，能不能为蒋家生一

个亲骨肉，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。他父亲虽然不在了，但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一直在关注着他。母亲说得这样语重心长，显然也是在提醒着他，并警告着他。提醒他要找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对象，警告他不要找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。

母亲没有提到过卫君梅，母亲像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，但母亲话里透出的意思是明确的，就是不同意他和卫君梅谈对象，在阻止他和卫君梅发展关系

蒋志方一向对母亲是尊重的，当教师的母亲一手把他带大，她耳边响的都是母亲的教导，他从来都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。这一次怎么办呢？蒋志方在心里的回答是：不，决不！以前他的事都是母亲做主，现在他长大了，在婚姻问题上，他不能再依靠母亲，要自己为自己做主。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动力不一定

都是从正面来的，有时是从反面来的。比如弹簧的动力是从压制中得来的，母亲的反对不但没能阻止他对卫君梅的爱恋和追求，反而激发了他的执拗劲，使他获得了追求卫君梅的反动力。这动力如火车爬坡时加在列车后面的火车头，在推动火车隆隆前行。蒋志方有了一些紧迫感，在他和卫君梅的事情上，看来他需要加油了，需要提速了。

最近卫君梅上的是夜班，他还是上白班。他上班期间，卫君梅已经下班回到了家。等他下了班呢，卫君梅还在家里。他在食堂里看不见卫君梅了，只能下班后到卫君梅的家里看一看卫君梅。两天看不见卫君梅，他似乎就有些怀疑，吃不准卫君梅是不是还存在。他必须尽快证实卫君梅还存在着，才能打消自己的怀疑。他这种怀疑，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怀疑，他已经把卫君梅对象化了，把卫君梅的存在当成自己存在的一个参照，证实卫君梅的存在，也是证实自己的存在。如果参照找不到，似乎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了。

蒋志方刚刚走到村街上，还没走到卫君梅的家门口，门开处，就看见卫君梅送母亲出来。蒋志方没想到母亲会到卫君梅家里来，他赶紧退到一个墙角，在墙角后面的暗影里躲了起来。直到母亲走远了，直到卫君梅关上了门，蒋志方仍没有从浓重的暗影里走出来。



母亲到卫君梅家里来干什么？难道母亲还要动员卫君梅讲事故给她造成的痛苦吗？大概不会了吧！那么，母亲是不是为他和卫君梅的事而来呢？是不是来打探卫君梅的口气呢？是不是就她心目中的儿媳标准向卫君梅交底呢？是不是给卫君梅施加压力呢？是不是劝阻卫君梅不要再管他蒋志方呢？提出这一连串的疑问之后，对每一个疑问他的答案都是肯定的。他的心在颤抖，手在颤抖，牙在颤抖。他听见自己的牙磕出了声。他把牙咬住，牙才停止了颤抖。可他刚把牙松开，牙又切切磕磕地抖起来。母亲啊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，您不该这样做啊！

天是冰天，地是冰地，外面很冷。可天气不能让蒋志方冷静。他要给卫君梅打一个电话，通过卫君梅的声音判断一下卫君梅此时的情绪，并判断一下卫君梅对他的态度。打过去的电话很快就有回音，不过不是卫君梅的声音，是一个电子录制的声音：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蒋志方不相信似的，又打了一遍。手机里传回的还是已关机。通过关机这个细节，蒋志方似乎已经判断出来，母亲来找过卫君梅之后，卫君梅的情绪是低落的，对他的态度是拒绝的。蒋志方不甘心，他要敲开卫君梅的门，看一看卫君梅，跟卫君梅谈一谈。卫君梅家的门缝里透出的有少许灯光，表明卫君梅还没有休息。

蒋志方刚从墙角后面转出来，见一个黑熊的人影向卫君梅家门口摸去。怎么，难道母亲又返回来了？他站定睛一看，黑色的人影不像是母亲，来人个头高，母亲个头低。来人走得蹑手蹑脚，像一头站立起来的、逐步向目标接近的“黑熊”。

“黑熊”走到卫君梅家的门口时，没有撞开门，也没有敲门，像是往门上贴了一样什么东西，又悄悄离开了。

黑夜是一个掩护，在黑夜的掩护下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这人搞的是个什么名堂呢？往门上贴的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不会是封条吧？蒋志方等了一会儿，确定“黑熊”不会再回来，才轻轻地走向卫君梅家的门口走去。他看见了，门上贴的是一张白纸，白纸上写的好像还有字。借助门缝里透出的一点灯光，他凑上眼睛仔细辨认了一下，才认出上面所写的字，纸上写的是：姓卫的不要脸！姓卫的滚蛋！这不好，这是侮辱人格的话，这是卑鄙的勾当，卫君梅看见一定很生气。不行，他要马上向卫君梅报告一下，让卫君梅把字纸撕下来。这是他新得到的敲门的理由，这个理由比较有说服力。

蒋志方举起手刚要敲门，屋里的灯倏地熄灭了，这表明卫君梅和她的两个孩子要休息。上夜班的卫君梅11点就要起床，在这之前，她还可以睡一会儿。蒋志方弯起的手指没有敲在门上，把手指悬空着停下了。如果说有人在门上贴字纸辱骂卫君梅是一个事件的话，这个事件使蒋志方的注意力有所转移，心绪也稍稍冷静了一些。爱一个人，首先要尊重人家，人家已经躺下休息，再把人家叫起来就不好了，就是违背人家的意志。罢罢罢，改天再说吧。

蒋志方不愿让卫君梅看到字纸，不愿

让他爱着的人受到伤害，他把浆糊未干的字纸揭了下来。他想了想，没有把字纸撕碎，而是折叠起来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退回到村街上，蒋志方像是一时失去了目的。他往哪里去呢？他往哪里走呢？他没有回家属区，没有向回家的方向走，而是沿着村街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经过车轮碾，人脚踩，路中间的雪化得差不多了，白的雪变成了黑的雪。路两侧的积雪尚未化尽，还是白的。夜色中看过去，两侧的雪像是岸，中间的路像是河，白岸对黑河构成了夹岸之势。蒋志方走在路上，如同走在河里。“河面”结了薄冰，他一踩就把薄冰踩碎了。咔嚓，咔嚓，他一路走，一路都是破碎的声音。他走出了陈家湾，走到了卫君梅家责任田的田头，才站下了。这块田地的玉米收完后，经过翻耕，整理，已经种上了冬小麦。蒋志方像这块地的主人一样，曾不止一次到麦田看过。麦苗出得不稀不稠，麦根儿茁壮，苗情相当不错。落在麦苗上的雪不见变薄，还是白花花，像是盖着一层白色的被子。地边的那棵小松树，秋天在什么地方立着，冬天还在什么地方立着，没有丝毫移动。也许再过10年、20年，甚至50年，100年，松树还在这个地方立着。松树的一个特点是立场坚定，风来了，雨来了，它坚定不移。霜来了，雪来了，它依然傲霜斗雪，岿然不动。当然了，松树会长高，会一年一年扩大它的年轮，小松树会长成大

松树，长得顶天立地。蒋志方把小松树看了一会儿，小松树再次幻化成卫君梅的身影，上面是卫君梅的头，下面是卫君梅的并立的腿，中间是卫君梅的腰身。卫君梅不说话，也不向他招手，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。蒋志方看过一些爱情故事，在有的爱情故事里，相爱的一方为了显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，或者变成了石头，或者变成了树。蒋志方自己不愿意变成石头，不愿意变成树，也不愿意看到卫君梅变成石头，变成树。他需要的是活着的卫君梅，是会哭会笑的卫君梅，是有血有肉的卫君梅，是有温度的卫君梅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0月13日A14版)

